

廣弘明集

冊五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法義篇第四之二

內典序

奉齊司徒
竟陵王教

沈約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翺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擬燄飈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恆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簣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遙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於大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已行符四等道昇

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驚莫知
 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厭生死之長勤
 眷寂滅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
 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慾殊塗一致或
 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馴兇虎或坐臥行立迹不違衆禪
 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
 春鰯時登而耿介長蔬忪怛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迹有悟必通由
 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獨
 與神遊包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陟道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
 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聖迹寢息神光旣負囊以從師亦棲林以綜
 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又跪運心期誠匪
 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
 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域登儀寶地並黜華剪飾破

愛辭親鼓柅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軫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旣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閭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闡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象譯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於吁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褒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

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遞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撒網去網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辯情靈棲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尙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充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讚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

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
悟墜體翺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茲誓或騫無取正覺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爲
方慈波慧水雖可漑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
而言焉至於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算也逮
於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恆沙之
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
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
冥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
而啓其室也祕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
光瓊筍炫彩瑤縢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
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

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於六宵啓法門於千載
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於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
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氲緒法昭晰遺筌標聲
妙住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
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絢彩正水興蓮乘茲上果永導
芳緣

南齊竟陵王解疏二首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邃
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
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棲情正業肅萃僧英
敬敷慧典密藏奧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達日弦上朔士步凝想空
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筵藻殿張帷盛邸絜誠祇事

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祕理探微玄況悠邈宗條既舉窮功
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恩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
委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効
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燭爲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
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藉名僧演敷奧籍震微起滯輪
動雲迴月殿含呂魄弦上日甘露旣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
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
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欸報之誠恩隆
於永劫敬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
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茲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

曰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

遂辟穀却粒餌尤衣麻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綜棋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于正法以虬精於釋理要其東下與虬書曰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之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瘳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旣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己以闇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駟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摧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

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緇林枯而重菴昭
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
翻有心儀萃高踰愛海比策禪衢沾濠射之冥遊屈祗驚之法侶闡
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
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璫家習禮讓
樵蘇必時郊林全鬱暈網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畿畎
膏田沃野亘望無躔信可以招往隱倫棲集勝寄故文舉築室冶城
之阿次宗植援西山之趾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
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
愛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爲道自
雲一二令凌琚之口具王元長之詞也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

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伸復咨嗟彌用欽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調雲霞
背俗居幽寓歡林淑養志南荆可與卞寶爭價韜光楚服固同隋照
共明雖顏段之棲遲偃仰楊鄭之寂漠恬澹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
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
不艱白衣居士卽之而方易逝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
靈鏜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尙旣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苑間
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曙疇得寫析深襟辯明幽旨迹生滅
之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具爲敦
請此蘭山桂水旣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
旌蒲爲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時加資遣也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
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

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
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循功晦不
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敷真俗思聞繫
表共剖衆妙式筵山阿虛館川渙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
旌君大於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
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御豈銷
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
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虬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
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閭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
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爲集二十四卷
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入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
謚也陳實曰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迺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
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
餘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
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
假使橫經擁篲日夜掃門會不睹千仞之一尺萬頃之涓澮終於
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

之遴仕梁太常與余善求
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等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軒臺在嶽逖聽良書是
以道彌隆而禮愈縟德彌溥而事愈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
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侔神垂則冲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
建極切靈啓構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良匠之力
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絕董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
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闡法音
伏希躬降睟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
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
哉一舉而三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陁山之上僊巖之下西都鳳凰負
陽鸞驚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干聽覽流汗戰懼
謹啓

答請御講啓敕

梁武帝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日萬機今復過之年耆
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展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
吐握未足爲勞楚君盱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
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
乃當議耳越敕

重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最上聞願垂法雨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
均藥木誠同器水徒美春華還憐秋藿伏惟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
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尙興未息之念
一物失所猶起納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議石渠之講竊以神通
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處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
已爲八會豈與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

珍微宋版
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
珠法炬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啓翹誠注
仰伏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
謹啓

重答御講啓敕

梁武帝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
乏如是等事恆須經計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
款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
魏室無虞楊阜猶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帷幄之
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如履霜刃以
朽索馭六馬豈足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方今信非談曰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
也越勅

又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寵靈頻干聽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
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宴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蘂街有歸
命之虜春戈已戢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
德冲謙劬勞日昃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慚惶羣司聳蕩臣
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鮑逢宰相之請學儉得參軍之譏而
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是以匪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說大慈
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
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
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又答御講啓勅

梁武帝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
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

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於苞桑斯則乾乾夕惕謹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正月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蒙王膳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裘禮畢慧雲續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俾茲含生隨藥木而增長懽同萬國福浹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宣今勅馳報綸紀具爾相趨無辭上謝謹啓

奉請上開講啓

臣綱言竊以真如無說非筌不悟極果不應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圓曦之影藥含長性得墜慧雲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有爲俯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萬